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
第十二回 憶往事難斷師徒情 隱身寶易開縛人索

唐鐵牛和殿曦嵐以及阮英三個人的—番對話，老爺子聽完氣得鬚鬚亂抖：「蓋世英呀蓋世英，我把你教成了，學會罵我了，好！我就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，上山去找你。我要當面問問你命打何處來？藝打何處來？我這個師傅要會會你這個狀元徒弟，我看看幾年不見，你怎麼成的狀元！」老頭兒越想越氣，他馬上收拾一下，換了一身裝束：裡邊穿一身藍色的緊身短打，外罩大氅，背背滾珠劈水電光刀，頭戴鴨尾巾，下班蹬著短靴兒靴子。老頭兒收拾完之後：「走！我與你們一同去藏軍山。」唐鐵牛說：「老爺子，別去啦！萬一到那兒再出點意外的事兒，合不來。」

「我一定要去！走！」

他們走出家門之後，殿曦嵐說：「爹！我跟你一起上山。」

老頭兒說：「曦嵐哪！你別去了，跟你娘在家看家，你還太小。」

「爹，你自己去我不放心。」

「回去！他們不敢把老父如何，不聽父言，便為不孝。」

小孩兒沒辦法，只好留下。唐鐵牛，阮英跟著老爺子離開他們家，就直奔藏軍山，眼看離高山不算太遠了。殿步雲說：「鐵牛，阮英啊，你們二位先回公館，我去找蓋世英，明後天我給你們信。你放心，國寶我一定給你們要出來，把盜寶賊綁起來，我讓蓋世英在你們面前請罪，跟你們進京。別的我可管不了。」

「老人家，我們倆跟你一起上山吧！」

「不行。這事就得我自己去。你們一去，有話就不好說了，我自己去，讓他們挑不出理來，你們儘管放心。」

「那也好。老伯父您多保重。」

「咱們回頭見。」老頭兒來到山下，告訴嘍兵往裡通報，就說殿龍求見蓋寨主。山上的嘍兵有的見過老爺子，是給老頭兒往家送柴送米的時候認識的，知道這是大寨主的老師，大寨主對他特別恭敬。今天看老頭兒這樣子，面沉似水，唉呀！老頭子是帶著氣兒來的。嘍兵趕緊到裡頭稟報了蓋世英。蓋世英一聽說老師來了，立刻帶領手下這些弟兄，就下了山了，一看師父在山下正等著呢！蓋世英緊走幾步，來到老師的眼前，一擦開髦，撲通就跪下了，「恩師在上，徒兒蓋世英給您見禮。」

老頭兒手撫鬚髯說：「蓋寨主，我可擔不起你的這個頭，快快請起。」蓋世英一聽，老頭兒這話外有音，忙站起來說：「不知恩師到此有何貴幹？」

老頭兒說：「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來了。」

蓋世英一聽，這裡邊准有事。此時眾寨主也一齊跪倒，殿龍說：「諸位請起，老朽無能，怎能受此重拜。」

眾寨主說：「您是我們大哥的老師，也就是我們的老師。」

「不！不！不！有道是：有狀元徒弟，沒有狀元師父……」

蓋世英忙說：「師父，您生氣了？」

老頭兒說：「我沒生氣，我就是仨鼻子眼兒，多喘一口氣！」

蓋世英一聽，這是哪跟哪呀？「師父，您有話明說，徒兒何處有錯了？」

「我問你蓋世英，曦嵐他來了，有這事嗎？」

「有，來了。」

「寶刀你看見了，有這事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盜珍珠冠的國賊在山上，有這事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珍珠冠在這裡，有這事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你罵我老不是東西，有這事吧！」

「有，……沒有，我什麼時候敢罵過您哪？」

「哼！蓋世英，大丈夫應該敢作敢當，敢罵就敢承認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師父，看來您是聽了別人的閒話了。不管您有多大的氣，到山上慢慢地說，您打也打得，罵也罵得，恩師您就是我爹爹一樣，師徒如父子嘛！恩師您就請上山吧！」

「唉！好！山寨是龍潭虎穴，我殿龍也要闖他一闖。」

蓋世英知道師父是真生氣了。這幫響馬，張飛拿耗子——大眼瞪小眼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直嘀咕，還不敢讓老頭兒看出來，尾隨著殿龍，眾星捧月一樣就上了山了。來到聚義廳，請老人家上首坐下。

蓋世英說：「恩師，您有話慢慢說。徒兒我可沒罵過您，我要罵您一句，叫我不得好死。眾弟兄可以作證。」

大伙兒說：「寨主對您可是再尊敬不過了……」

蓋世英說：「老人家，我明白了，您是中了人家的激將法了，我不用十猜八猜，一猜就准，曦嵐兄弟來了，阮英拿來了你的寶刀，他們要讓我獻寶、獻人，說是您說的話，我說得當面見您，才相信是真。準是那個阮英他們和曦嵐胡編了一番話，惹您生氣，好到這來找我算帳，他們點火，您就來開炮，您罵我，說我都應該，不過我可沒說過半句對您不尊重的話，更別說罵您啦！老人家，您想想，徒兒是那種忘恩負義的人嗎？」

讓蓋世英這一番話，說的老頭兒心裡也直犯合計：可也是呀！蓋世英說不出那些話來，沒准兒這些話是阮英、唐鐵牛他們編的，可即使是他們編的，也是在曦嵐嘴裡說合來的，看來曦嵐這孩子跟他們混到一起去了。不管如何吧，我既已上山，就得和蓋世英把正事說清。老頭兒說：「世英，今天我有幾句話，要單獨跟你說說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好。」他馬上讓各位寨主退出大廳，只剩下他們師徒二人。「師父，您有什麼話，說吧！」

老頭兒說：「世英，剛才你說得好，寶刀來了，人沒來，你不相信，現在我人來了，這回該相信了吧！聽我給你說，你，把九龍珍珠冠獻出來，把盜寶賊交出去，你有窩藏藏寇之罪，跟著阮英一起去伏法，我擔保，憑師父這張老面子，他們不會刁難你，也不會重辦你，聽我的話，就照我說的辦；不聽我的話，今天我就是滅你的山寨來的。我單人探山，要單刀會群寇，有本事，我捉你們歸案；沒本事，你們就要我這條老命，也算我教徒弟一場，賺來的結果。」

蓋世英聽完老頭兒這番話，沉思了一會兒：「師父，您為什麼跟他們這些人站在一條線上呢？」

「世英，不是我和他們站在一條線上，是天理歸屬他們那邊兒，你這山上，近來聚了些奸、盜、邪、淫、亡命之徒，攪得遠近百姓不安，難道你自己沒有耳聞？作為武林中人，當以仁義為本，以明、正為精神，這些是為師早已教導過你的，你卻與此輩為伍，實在是讓我傷心。我聽說你暗中依附蔡太師，須知那蔡京也是個千夫所指的奸臣，如今他用你，無非是充當爪牙，一旦無用，便會把我們棄如敝履的，你要三思而行！……現在快告訴我，你想怎麼辦？」

蓋世英又沉思了一會兒說：「師父，既然您這麼說，我只好答應了。不過得容我兩天工夫，盜寶賊得穩住了再拿，不然他會跑了。」

殿龍說：「這些都聽你安排。」

「師父，我有一個要求，您能答應嗎？」

「說吧！」

「老師，您從來沒到我山上來過，今天來了我要請您喝頓酒，能賞臉嗎？」

「好！你只要聽師父的話，酒當然要喝，我還要多喝，因為我喝你的喝得著，我打擾了。」

「好，那我就命人把酒宴擺上，也許這是你我師徒最後一次飲酒了，因為酒宴一散，我就伏綁了。恩師呀！我這條命究竟活也也很難預料啊！」

老頭兒說：「你放心，別說要你的命，他們錯待了你，我都不答應。」

「師父，好吧！來呀！酒宴擺上！」

蓋世英命令傳下，時間不大，在客廳裡就把酒席擺上了。蓋世英早已讓眾位寨主進來入席，這時候奚金哥把蓋世英叫到了一旁，低聲說：「大哥，什麼時候綁我呀？你明告訴我我就得啦，不用做什麼安排，我不能讓你費事。」

蓋世英說：「怎麼著？你都偷聽啦？」

「唉！國寶都偷來啦，偷聽兩句話算什麼？」

蓋世英說：「金哥，你拿你大哥當什麼人了？你大哥決不能做對不起朋友的事，你放心，我替你金殿請罪。」

「大哥夠朋友，真要這樣，我可要告辭了！」

「哪裡去？」

「我要遠走高飛。」

「金哥，你孤身一人，行動在外，倘若落網，性命難保，你不能走。」

「大哥，你就不要管我了。」

「金哥，高山上有我蓋世英一天，就是你奚金哥一天，大哥現在還沒被綁上呢，你就先走了，對勁兒嗎？等你看大哥服了綁了，繩子拴胳膊上了，你再走不遲。不就是盜國寶嗎？大哥一個人全包啦！」

「好！謝謝大哥，有您這句話，就夠了。」

這時候，蓋世英走進大廳，來到老師的身旁，挨著老師坐下，奚金哥隨著進來，把酒壺拿在手裡，給殿龍滿上一杯：「老前輩，我就叫奚金哥，人送外號『鑽雲燕子』，進皇宮盜國寶的就是我，老人家，要是別人來呀，別說我服綁，他連山都下不去。您來了，我認帳，我給您最後敬三杯酒，然後我下山去伏罪。」

老頭兒看了看奚金哥，這小歲數，不到二十，長得乾淨漂亮，唉！這一定是年輕無知，誤入歧途啊！空有一身驚人藝，落得江湖一醜名。老頭兒說：「奚金哥呀！你敢作敢當，有丈夫之氣，這杯酒我得喝。」老頭兒一飲而盡。奚金哥連斟三盞，老頭兒都是一飲而盡。這個副寨主過來敬一杯，那個偏寨主過來給敬一杯，蓋世英陪著。以各種名義向老頭兒敬酒，敬著敬著，老頭兒覺得有點發暈了，不能再喝了：「我恐怕要醉了吧！」老爺子稀裡糊塗地就覺得有人把它攙到哪躺下了。

等老頭兒一覺醒來，天都快黑了。老頭兒伸了個懶腰，打了個哈欠……坐起來了，嗓子這個乾哪，想喝點水，一看桌上有一壺茶，用手一摸，還挺熱，正可口，老頭兒喝了三杯水，「唉呀！可把我渴壞了。這是什麼地方？」一時看不清。老頭來到門旁，一推門，嘎吱，裡頭沒插，外頭倒鎖上了：「世英啊！開門哪！開門！」仔細一看，窗戶都有那鐵稜子，啊？！老頭兒一看，心裡就一楞，怎麼回事呀？「世英開門！」

外頭來了有十幾個嘍兵，為首的正是金翅大鵬蓋世英。他來到窗年，「撲通」，給老恩師就跪下了。「啊——啊！」殿龍一抓這個鐵稜子：「世英，難道說你把我看押起來了嗎？」

蓋世英眼睛含著淚水說：「恩師呀！我與阮英等輩有殺弟之仇，怎能不報？我若聽您的，對不住死去的胞弟和活著的朋友，我若不聽您的，您要單刀平山，我怎敢和師父交鋒，萬般無奈，只好如此。您在這兒先委屈兩天吧，等我報完仇，您再出來吧，您出來之後，就是想殺了我，我也心甘情願。」

「啊——！冤家，我真沒想到呀！畫龍畫虎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把你這不仁不義狼心狗肺的奴才，你竟敢將師父囚禁此處，你好大膽！你放我出去！」老頭兒氣得想找寶刀要剝開鐵欄杆，但一摸，寶刀沒啦！

蓋世英說：「師父，您出來之後，寶刀奉還，現暫代為保存。」

殿龍說：「奴才！你忘恩負義！你忘記了，我是打冰窟窿裡把你撈出來的，你對得起我殿龍嗎？」

此時蓋世英淚流滿面，就像珍珠斷線一樣，泣不成聲。老爺子的眼圈也紅了……

這爺倆可不是一般哪！蓋世英和蓋世雄他們是親哥倆，他爹叫蓋福全，河南農村那麼一家最窮苦的人家，妻子多病，自己的身子骨也不怎麼強壯。生下蓋世雄還不到一週歲，蓋世英的娘就去世了，他爹也積勞成疾，掙扎生存，拉扯著兩個孩子。大的五、六歲，小的三、四歲，生活不下去了，每天咯血，病勢惡化，用現在的話說，他得了肺結核，那年頭叫癆病，沒有錢治。做買賣沒本錢，幹活兒身體不行，走邪道還不是那個本質，上親戚朋友家借還要臉兒，活不下去了。蓋福全領著兩個孩子就離鄉背井，沿途乞討，死也要死在外鄉，不在本村丟人。夏天好說，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的時候，倆孩子要吃的沒有，要穿的沒有，冰天雪地時就來到藏軍山附近。最後，蓋福全一狠心一咬牙，爺仨一塊兒死，找了塊大石頭在河上當當當當當了一個大窟窿，先把大的扔進去，再把小的也拽進去，依仗水淺還沒把孩子沒了，倆孩子嚇得直喊：「爸爸，我聽話！……」他自己的腦袋也要往裡鑽。這時候殿龍來了，一把把他攔住，把倆孩子就拽出來了，殿龍把身上的開氈脫下來，把倆孩子一包，抱起來沒說別的，「老哥，跟我去，這是幹什麼呀？怎麼把倆孩子一塊都想弄死呀？走吧！跟我去，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？」蓋福全跟著殿龍就到家了。殿龍那時候還是小伙子呢，二十幾歲，風華正茂。到家之後，蓋福全一說這個家庭的苦處，殿龍說：「就在我這吧！我打拳賣藝，保鏢教徒弟，我養你們爺仨，這倆孩子我看挺好，跟我學武藝吧！」就這樣，殿龍掙錢養活印們爺仨，還得給蓋福全治病。一來二去，蓋福全的心裡實在過意不去，見自己的病也好不了，這一天，把兩個孩子叫來了，告訴孩子說：「孩子呀，我要出門了，從今後，殿龍就是你們倆的爹，長大了你們就管他叫爹吧！啊？」孩子問：「爹，你幹什麼去？」「我呀？我串門去，過兩天我就回來。」倆孩子還是小啊！就放他爹走了。等殿龍回來一問倆孩子，說印爹串門去了，出去了，殿龍預感到不好，趕緊出去找，一天以後，有人在村外樹林裡發現了蓋福全的屍體，蓋福全上吊了。殿龍買了一口棺材，把蓋福全入土安葬了。倆孩子就跟著他，他告訴孩子別管他叫爹，叫師父，師徒如父子嘛！從這時起，殿龍就教他們練武術，擺弄胳膊擺弄腿。蓋世英長到十六、七，蓋世雄長到十四、五了，蓋世英特別懂事，向師父提出要與弟弟單獨謀生，因為蓋世英知道，師父這麼大歲數還沒有成家，是為了他們哥倆，他不願意再給師父添麻煩，加負擔了。殿龍再三挽留，怎麼也留不下，哥倆就走了。走了幾年也沒有音信。這天突然外頭拉來不少東西，綢緞布匹錢糧等物。殿龍一看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來人說：「我們是學買賣的，蓋世英是我們的大掌櫃的，做大買賣發財了，忘不了您的恩情，故而給您送來東西。」殿龍說：「這行，我沾光了。」樂呵呵地把東西就收下了。又過幾年，殿龍就知道了，他沒做什麼買賣，就在附近藏軍山上落草為寇，當了綠林好漢了。從這時起，再送東西，殿龍就不要了。後來老頭兒一看，蓋世英在這一帶雖為綠林，但名聲不壞，殺富濟貧，替天行道，山上的人還墾荒種地，自耕自食，又聽說這些人多是些沒有生活合路，逼入綠林的，殿龍也就默默地承認了蓋世英的作為，但對蓋世英與蓋世雄離開他這些年的經歷知道的不多，現在終歸是這樣了，殿龍才娶了這個老伴，生這個

兒子。要不然老頭六十來歲了，怎麼孩子才十一二歲。殿龍今天才提到這件事，說：「我從冰窟窿裡把你撈上來，你忘了本了，冤家，現在你山上這幫人，多時一些人中敗類，他們為非作歹，壞事做盡了，搖身一變，成了權奸的保鏢，明面上卻又是綠林強盜。冤家，你看不清楚嗎？他們下山做些什麼事，你不知道嗎？」

蓋世英他真不知道。有些人是背著他幹壞事呀！蓋世英說：「師父呀！這個您別說了，我與胞弟蓋世雄從小的經歷您是知道的，儘管後來我弟兄分道揚鑣了，可畢竟是患難與共的一奶同胞啊！阮英在擂台上一掌把他打死了，我焉能置若罔聞，我就這麼一個兄弟，我就叫他白白的死在他們受理嗎？師父啊！我為他報仇，報仇之後，師父您再處置我，我沒有怨言，我對不起您了，您就在這委屈個三兩天吧！」一聽到這，殿龍也有點無可奈何啦。

「師父，您在這，我決不能慢待了您，一日三餐，有酒有菜，愛吃什麼，您點出來，就給您做，只差著不能活動，在屋裡您隨便，您可千萬別著急。您還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老頭兒心想，我還吩咐什麼，被你給押起來了，老頭兒說：「蓋世英啊！隨你的便吧！」

「師父您好好休息，一會兒我還來看您。」蓋世英擦了擦眼淚，由打下邊站起來，登登登，來到了聚義廳。蓋世英心想，我們師徒反目，弟兄翻臉，這一切都是誰造成的？都是那個阮英，他們「小八義」給造成的，恨不得生擒阮英，扒了他的猴皮才解我心頭之恨。上次聽說印掉入河內，怎麼就沒抓到他！只弄了個假頭懸了幾天，要是真的該多好，這回，我要砍個真的，砍不著阮英，我砍雷霆。「來呀！把雷霆給我提出來！」寨主一聲令下，有人從後山洞把雷霆提押到了大廳之內。

蓋世英說：「雷霆，平素我蓋某對你不薄，你不該架炮往裡打，胳膊肘朝外扭，你投降了『小八義』倒也沒什麼，反而上這兒來當內應。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你和阮英他們說的什麼話，我派的跟蹤你的人都早聽來了，報告給我了，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？」

雷霆說：「蓋寨主，現在人在你手裡，你隨便吧！我雷霆別的沒說的，要說，就得說我後悔不及，不該在狼窩裡跟你們這群狼打交道。早聽我爹的話，不會有今天。」

「好！狼總是要吃人的。來呀！把他給我推出去砍頭！」

眾嘍兵答應一聲，把雷霆推了出來，綁在樁檁上，裡頭吩咐動手，一個嘍兵把刀舉起來了。雷霆在這一閉眼睛，就等著挨刀了。這個嘍兵的刀剛舉起來，「唉呀！我的媽呀！」噌！把刀就扔了，手背上開了個大口子。那個嘍兵接著剛要舉刀，「哎喲」，屁股上被刀捅進一寸多深，鮮血往外直流。「哎喲！我的媽呀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再看眼前，有一片刺眼的白光，晃的人睜不開眼睛。在這一片混亂的時候，雷霆的繩子已被挑開了，雷霆覺著有人抓他一把，「跟我走！」帶著雷霆兩個人就上房走了。「了不得了！雷霆被人給救走了！」

這幫響馬聽到這，大喊：「追呀！……」